

開放文學 – 江湖俠義 – 七劍十三俠 第六回 神箭手逆旅逢俠客 鐵頭陀行刺遇英豪

卻說張媽聽了徐慶一片言語，知是伍大爺的結義弟兄，便把李文孝強搶方國才奔子，被徐鳴皋路見不平，打得寸骨寸傷，現在家中養病，一五一十說了一遍，便喚賽西施出來，接到裏邊款待。徐慶便吩咐他們：“打發小二到李家莊，暗暗探聽近日可有人與他尋仇，有無動靜，速來報我。”飲了幾杯酒，摸出一錠十來兩銀子，償了酒價，他便辭別出來。要知徐慶不貪女色，不喜歡尋花問柳，便在宜春院左近一家大客寓安歇，也是揚州城內有名的，叫做高升棧。過了二日，那宜春院的小二回來說道：“李家莊並無動靜，李文孝的傷痕漸漸痊愈了。”徐慶賞他五兩銀子，叫他時常去探聽探聽，“有事便來報我。”他便遍尋覓，只見天熊下落，心中納悶。那徐慶原系是個宦家公子，乃唐朝徐勣的後裔。他的父親身立朝綱，為官清正。與那伍氏兄弟，乃姑表兄弟。只因天熊父母早亡，他父親把二個外甥撫養成人，所以自小同在一處。後被奸臣陷害，假傳聖旨，把徐家滿門抄斬。其時徐慶兄弟三人正在後園習武，那知外面官兵團團圍住，一門老幼八十餘口同時被害，惟他兄弟三人殺出後園門逃走。從這九龍山經過，那山上邊有二個毛賊，領著數百嘍兵，在此打家劫舍，被他們殺盜發山，就此為安身之地，就把左近幾個小山頭火並了，所以兵多糧足。山寨中起造殿閣城垣，設立關隘，重重堅固，把守整嚴，頓時煥然一新，與前大不相同。若論他拳棒，雖不及徐鳴皋，只是輕身縱跳，卻是超等。只因尋不見天熊兄弟，心中愁悶。那時正是五月中，天氣炎熱，翻來覆去，那裏睡得，便到庭心納涼。忽見那廂房上面，飛出一道青光，知是個飛行之人，他便將身跳上房屋。見這人遍身青服，緊緊扎束，背上插著雪亮的鋼刀，在瓦房上面，身輕如鳥，一躍有三四丈之遙，只二三躍，已經不見。那時月明如晝，萬里無雲，徐慶連竄帶縱，追將上去，只見靜悄悄影跡無蹤。暗想：“此人本領勝我十倍，諒他住在對面廂房之內，明日過去訪他，結識這個英雄豪傑。”下了瓦房，便去安睡。

一家已過，到了來朝，梳洗已畢，便走過對面廂房。那人早已起身。見他年近三十，頭上秀才巾，身穿寬袖藍衫，足上邊粉底烏靴，生得脣紅齒白，目秀眉清，相貌斯文，舉止風雅，心中詫異。暗道：“看他這般文弱書生，怎的有如此本領，莫非不是此人？”便搶步上前，深深一揖，道：“尊兄請了。”那人慌忙還禮。二人讓遜坐下。徐慶問道：“仁兄尊姓大名？仙鄉何處？”那人答道：“小弟覆姓慕容，單名一個貞字，江南武進人氏。未知足下貴姓大名？”徐慶便道：“小弟世居山東，姓徐名慶。昨日初到廣陵，並無相識，見君豐採，知是高明，意欲妄攀風雅，不識肯賜青眼否？”那慕容貞見徐慶生得修眉長目，鼻正口方，氣象英雄，打扮雖是武生，出言倒也不俗，知他是個豪傑。

常言道：英雄惜英雄，好漢惜好漢。故此氣味相投，一見如故，不覺大喜道：“承蒙雅愛，是極好了。小弟也是客中無伴，若得仁兄不棄，實為幸甚。”

二人說說談談，情投意合。講及武藝，那慕容貞應答如流，十分精識，知道他一定是昨夜所見之人。從此或同行街坊，或在寓內閑談，二人相見恨晚，遂結為兄弟。徐慶小他一歲，便把自己從小出身，被害落草，現欲報仇，尋弟而來，細細告訴與他。慕容貞道：“承蒙賢弟傾心吐膽，愚兄何敢隱瞞。我非別人，即江湖上所稱一枝梅是也。”徐慶聽了大喜道：“我久慕其名，恨不能得見，卻不道就是哥哥！真是三生有幸。請問哥哥，現下四海之內，照樣你的本事，只怕沒有的了？”慕容貞道：“若說拳勇武藝，愚兄雖不能算頭等，也還去得。若言劍俠之中，我的末等都沒有位子。賢弟，自古到今的劍俠，從沒有目下這般眾盛。他們都是五道俱全，口中吐劍，來去如風的技藝。”徐慶道：“此地東門外太平村，有個徐鶴，號鳴皋，輕財好客，是個英雄。哥哥可曾相識？”慕容貞道：“久聞其名，未見其人，我欲去訪他。”徐慶大喜道：“明日一同前去。”

到了來朝，二人出了東門，到太平村來。見那莊子，約有二百來間房屋，周圍環繞溪河，沿河一帶，都是倒栽楊柳，清風習習。二人喝采了一番，走過莊橋，來至門首。

看門的進去通報了，鳴皋接進裏邊，分賓主坐下。彼此通過姓名，相見恨晚。徐鳴皋遂擺酒款待。羅季芳、江夢筆都相見過了，歡呼暢飲，說得投機，五人從新擺起香案，結為弟兄。酒闌席散，鳴皋就畜他二人在書房安歇。每日講文論武，歡樂異常。只是徐慶心中要尋訪兄弟，並且報這冤仇，每每要去。無奈鳴皋不放，因此只得住下。

我且擱起這邊。再說那徐定標渡過長江，來到常州城內，尋訪一枝梅。誰知他卻到了揚州，那裏還有尋處？尋了一個月，不見影蹤，弄得心灰意懶。一日來到天寧寺閑玩，見一個掛單的頭陀，生得豹頭環眼，相貌猙獰，身穿衲裋，足登多耳麻鞋，肩挑擔子，大踏步走上大雄寶殿，把擔子放在一旁，自去佛前禮拜。定標看那挑擔的這條鑲鐵禪杖，卻有酒杯粗細。心中想道：“這條禪杖，約有一百四五十斤沉重。這頭陀有多少膂力，用得如此的器械？諒他的本領非常。想那一枝梅難以尋他，倒不如把這頭陀請去，只怕倒可以勝徐鶴。”轉定念頭，等他功課已畢，便走上前來，把手一拱，道：“師父請了。”那頭陀還個稽首，道：“阿彌陀佛。”定標道：“弟子意欲請教師父幾句話，未知可使得麼？”頭陀道：“有何不可？”二人遂到廊下，同坐在一條石凳上。定標問道：“請教師父的上下，何處名山修道？”頭陀道：“俺福州人氏，在河南嵩山少林寺出家，法名靜空，人皆喚做鐵頭陀。只因立願朝山訪道，一路來到此間。請問居士高姓大名，府居何處？呼喚貧僧，有何見教？”定標道：“在下姓徐名定標，這裏本地人氏，現在揚州城外一個富翁家裏做個教師。現在要聘一位高手的名師，師父若肯去時，我家主人十分好客，必然重用。未知師父意下如何？”靜空道：“貧僧在少林寺學成了一身武藝，未遇識貨的人。既然居士肯荐引時，俺便跟你去便了。”定標大喜。當下出了天寧寺，同到寓處，把八色聘禮交與靜空僧收了。遂渡過長江，回轉揚州。

到了李家莊，定標先進去見了李文忠，把常州之事說了一遍，“如今這頭陀現在門外等候。”文忠聽了即便出來，把靜空僧接到書房坐，彼此通名。下人奉茶已畢，說起武藝，這鐵頭陀賣弄本事，指手拉架，說得天下無敵。文忠大喜。此時李文孝傷痕漸愈，聽得請著了一位少林寺高僧與他報此仇，便到書房相見。當時開筵暢飲，席間說起徐鳴皋一事，原原本本告訴了靜空一遍，便與他商議報仇之事。靜空僧道：“檀越放心，在貧僧身上，與你報仇雪恨便了。”花省三道：“此事須要定個主意，只可暗中行事，免得被他家人門客控告伸冤。雖不怕他怎的，只是既多跋涉，又費銀子。”文忠道：“如今靜空師初到，外人未知。只要趁早去干了，就遠避他方，或者藏在莊內，吩咐家人不許張聲，那邊如何曉得是我家指使？”省三道：“師父還是明做，還是暗做？”靜空道：“如何明做？”省三道：“若是你明日到他門上求見，或是化緣，或是投奔他，鬪個落空，出其不意把他一刀結果，轉身就跑，這不是明做？若是你夜間到他門上，跳將進去，等他睡熟，便下去把他殺死，這就是暗做了。”後來不知靜空到底如何去法，且聽下回分解。